



全世界大人和小孩都爱读的书

秘密花园

一个关于友谊、决心和毅力的故事

〔美〕伯内特 著
朱碧恒 张峻巍 译

《秘密花园》是一部畅销不衰的经典儿童小说，它被一代代孩子们不断重复阅读，成为很多人童年时代印象最深刻的书。入选教育部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目。

名家
名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秘密花园

THE SECRET GARDEN

〔美〕伯内特◎著
朱碧恒 张峻嶒◎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花园: 精装版 / (美) 伯内特著; 朱碧恒, 张峻巍译.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190-0598-6

I. ①秘… II. ①伯… ②朱… ③张…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48285号

秘密花园

著 者: (美) 伯内特

译 者: 朱碧恒 张峻巍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陈若伟

装帧设计: 张婷婷

复 审 人: 姚莲瑞

责任校对: 郑红峰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36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chenrw@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池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40 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598-6

定 价: 24.00 元

译本序

大约一百年前，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妇人在装点自家花园时，突发灵感，满怀童心写下了一个故事，随即这本小书就成为英语国家最受欢迎的童年读物之一。在好莱坞，这个故事曾三次搬上银幕，在百老汇，它被改编成了音乐剧，在日本，还被改编成动漫，曾在中国内地播出。造就这些辉煌的，是女作家弗朗西斯和她的《秘密花园》。

弗朗西斯·霍奇森·博内特(1849—1924)英裔美国作家兼剧作家，她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市，五岁丧父，七岁时举家迁往美国田纳西州。由于父亲早逝，家境贫寒。弗朗西斯从十八岁起在杂志上发表作品，赚取稿费以贴补家用。弗朗西斯创作了许多言情小说和戏剧，但使她在英语世界家喻户晓的，是她的儿童文学作品。1886年，她发表了《小爵爷方特罗伊》，描写一个美国小男孩成为英国伯爵继承人的故事。这部作品的畅销使作者名利双收。

在写作出版《秘密花园》大约同一时期，弗朗西斯还创作了另一部中国小读者熟悉的作品《小公主》，讲述一位家境富裕的女孩在寄宿学校被人尊称为“小公主”，但因父亲破产去世而遭到女校长的歧视，女孩被贬去做仆人，在艰苦的劳作中不断成长，最后继承父亲遗产，脱离苦海。该作品可算作《秘密花园》的姊妹篇，都讲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上层的生活，一个失去双亲女孩的成长故事。

当然，给作者带来最大声誉的，无疑是这部《秘密花园》。一位孤僻的娇小姐，一位暴躁的小少爷和一个活泼的机灵鬼，外加一个秘密的花园，所有的好戏就在约克郡上的米瑟斯韦特庄园里

上演了。

首先亮相的是玛丽小姐，她从小不被父母宠爱，照顾她的奶妈和仆人又对她百依百顺，由此养成了自私乖戾的性格。一场霍乱夺走了她的亲人和仆人，她却并未感到悲伤，想的仅是会不会有“新的奶妈给她讲新故事”。玛丽带着不讨人喜欢的臭脾气，从印度来到了她姑父克雷文先生的庄园。管家梅德罗克太太曾断言她在庄园的日子不会快乐，因为这座死气沉沉的庄园实在不适合孩子。

但是女仆玛莎、园丁本·威瑟斯塔夫和通人性的知更鸟却打开了玛丽久闭的心扉，玛丽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心理上都开始健康地成长。无意中发现的秘密花园和同龄人迪肯更直接激发起了她对生活的热爱。

与玛丽相反，迪肯无疑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他活泼健康，作者将理想的儿童形象寄托在他身上。迪肯成长在荒原上的贫苦农家，从小就在大自然怀抱中玩耍，把荒原上的一切生灵都视作朋友，他的博爱不仅赢得了小动物的信任，也教会了玛丽和柯林如何才能拥有一颗爱心。

柯林无疑是全书最重要的人物，他在故事开头一直若隐若现，直到玛丽深夜探访，才让我们知道了这位极端古怪的小少爷，接下来的情节几乎完全依照柯林的转变而发展。与玛丽、迪肯平等地交流使柯林认识到了自己性格的缺陷，秘密花园里的活动，不仅让他身体恢复，更让他树立了生活的信心。

在这三个孩子身上，我们能或多或少地看到当代独生子女的优缺点。作者栩栩如生的描写，让我们不禁回忆起自己童年时任性、蛮横的种种“事迹”来，还有心中过早品尝到的孤独感。

书中最优美的篇章，无疑是秘密花园中的一幅幅图景。在我们的印象中，英国总是阴雨绵绵，没有茂密的森林，也没有温暖的海岸。可作者却用一双敏锐的眼睛，勾勒出花园中平凡而真实的美景。春天到来，万物生长，秘密花园不仅奇迹般地复苏了，玛丽、

柯林甚至克雷文先生心中的冰块都在融化，大自然用她亘古久远的魅力再次创造了奇迹。

故事中的一些情节看似带有童话色彩，作者把神秘的力量称之为“魔法”，但当我们用心体会小主人的喜怒哀乐时，魔法的力量的确让我们感同身受：生命的勃发，好心人的关爱，坚持不懈的努力等，都是让读者感动的理由。

虽然弗朗西斯大半生都在美国，但他的作品偏爱对英国的上层生活进行描写，尤其是一座古老空旷的豪宅，总能引起读者的遐想。作者在《秘密花园》中给我们隐藏了一个又一个秘密，答案却都是有启发意义的。在故事中我们能管窥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庄园生活：精美的服饰与家具，刻板而忠诚的仆人，简单的生活作息，还有与殖民地扯不断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描写这些片段时，都带有善意的嘲讽，相对地，她认为底层普通百姓心地善良，他们的生活也是最贴合自然的，索尔比一家无疑体现了作者的想法。作者借索尔比太太之口阐述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启发意义，现如今的孩子被束缚在一座座看不见的大豪宅中，他们怎样才能找到心中的秘密花园呢？这一点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

译者

目 录

第一章	无人生还.....	1
第二章	玛丽小姐真霸道.....	6
第三章	穿越荒原.....	13
第四章	玛 莎.....	17
第五章	走廊上的哭声.....	31
第六章	有人在哭——一定是的！	37
第七章	通向花园的钥匙.....	43
第八章	知更鸟领路.....	48
第九章	最古怪的房子.....	54
第十章	迪 肯.....	62
第十一章	米塞尔画眉鸟的窝.....	72
第十二章	“能给我一小块地吗？”	79
第十三章	“我是柯林”.....	87
第十四章	小王爷.....	98
第十五章	筑 巢.....	108
第十六章	玛丽说“我就不来！”.....	117
第十七章	发脾气.....	123
第十八章	“不许浪费时间”.....	129
第十九章	春来了.....	135
第二十章	我要活到——永远——永远！	144
第二十一章	本·威瑟斯塔夫.....	151

第二十二章	太阳下山时.....	159
第二十三章	魔 法.....	164
第二十四章	“随他们笑吧”.....	174
第二十五章	帘 幕.....	184
第二十六章	“是妈妈!”	190
第二十七章	在花园里.....	198

第一章 无人生还

当玛丽·雷诺克斯被送到米瑟斯韦特庄园，要住在她姑父那儿时，每个人都从没见过长得这么不讨人喜欢的孩子。的确如此——瘦小的脸和孱弱的身体，暗淡的头发和阴郁的表情。她出生在印度而且老是生病，所以她的头发和面色都暗黄无光。玛丽的爸爸在英国政府里工作，总是很忙，也一直生病。她妈妈倒是位姿色出众的女子，一天到晚只顾着参加聚会，与别人寻欢作乐。她根本不要这个孩子，在玛丽出生后就把她交给一个奶妈。这个奶妈明白，要想让主人高兴，就得把小孩带得越远越好。所以当玛丽还是个多病吵闹的丑婴儿时，她就被带到很远的地方。当她蹒跚学步时，她仍旧多病爱哭闹，也依旧远离父母。除了脸色黝黑的奶妈和其他当地仆人，玛丽从来就记不起有什么熟悉的东西。这些仆人倒是对她百依百顺，玛丽总能够随心所欲，因为他们知道，要是小孩的哭声打扰了女主人，女主人就会大发雷霆。玛丽长到六岁时，她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暴躁最自私的丫头了。曾有一位年轻的英国家庭女教师来教她读书写字，但没到三个月，就因为实在讨厌玛丽而辞职了。后来又陆续来了几位女家庭教师，但她们待的时间更短。要不是玛丽自己想念书的话，她恐怕会连一个字母都不识。

在玛丽九岁那年，一个异常炎热的早上，她醒来时觉得很不高兴，尤其是当她看到床边站的是个女仆，而不是她的奶妈时，心里就更不痛快了。

“你来干什么？”她对陌生的女仆说道，“我不想再看到你。把我奶妈叫来。”

这个女仆显得十分害怕，她只是结结巴巴地说奶妈不能来了，这让玛丽大为光火，对着她一阵拳打脚踢。女仆更加害怕，重复说着奶妈不能来服侍小姐了。

这个早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气氛，一切都乱了套，有几个当地仆人好像失踪了。玛丽见到的仆人都面色苍白，神色惊恐，要么也想偷偷溜走，要么行色匆匆。没有人透露给她一点儿消息，奶妈还是没有来。整个早晨，她都是一个人待着，最后她逛到了花园里，到走廊边的一棵树下开始独自玩耍。她假装在造一个苗圃，并把硕大鲜红的木槿花插进小土堆里。时间一点点过去，她的火气也越来越大，开始喃喃自语，准备着奶妈回来时要骂她的话。

“猪！猪！母猪仔！”她骂道，因为骂当地人猪是最为狠毒的侮辱。

她咬牙切齿，一遍又一遍地骂着，突然听到她母亲和一个人来到走廊上。母亲和一位英俊的年轻人在一起，他们在一块儿低声交谈，语调有些奇怪。玛丽认识这位看上去还像个男孩的年轻人。她曾听说这是位很年轻的军官，刚从英国来。

小女孩凝视着他，但她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在母亲身上。当玛丽能见到母亲的时候，她总会盯着看，因为女主人——玛丽称呼母亲最常用的方式——有着高挑纤细的身材，漂亮的外表和光鲜的衣着。她的头发像卷曲的丝绸，小巧玲珑的鼻子似乎在傲视一切，还有一双会笑的大眼睛。她所有的衣服都是那么轻柔飘逸，照玛丽的说法，这些衣服上“都是蕾丝”。在这个早晨，蕾丝好像更多了，但女主人的眼睛里却不再有笑意，那双大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并哀求似的抬起头，看着那个年轻军官的脸。

“真的那么糟吗？哦，真的吗？”玛丽听见母亲这样问道。

“很糟，”年轻人用颤抖的语调回答。“糟透了，雷诺克斯太太。两个星期前你就该到山上去。”

女主人把双手绞在一起。

“哦，我就知道该早点走的！”她哭喊道。“就为了参加那个愚蠢

的晚会。我真蠢！”

就在这时，一声尖厉的哭喊从仆人的住处传来，雷诺克斯太太紧紧抓住年轻军官的手臂，玛丽从头到脚哆嗦地站着。哭喊声越来越猛烈。

“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雷诺克斯太太喘着气紧张地问道。

“有人死了，”军官回答道。“你没说过这病在仆人中也传染啊。”

“我不知道！”女主人哭喊道。“跟我来！快跟我来！”她转身跑进了房子。

接着，还有更恐怖的事情，今晨所有的谜团在玛丽心中都有了答案。原来，霍乱以最快的速度爆发了，人们像蚊蝇般大批死去。玛丽的奶妈在夜里得了病，正是她的死使仆人们在屋子里发出了哀号。还没到第二天，又有三个仆人死去，剩下的也都在恐慌中逃走了。到处充满了恐惧，所有的小平房里都有垂死的人。

第二天，在一片骚乱迷茫中，玛丽藏进了她的育儿室，所有人都把她遗忘了。没有人想起她，也没有人需要她。外面发生了什么怪事，她也一无所知。玛丽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又睡，就这样过了好些时候。她只知道大家都在生病，而且总能听到神秘而紧迫的声音。有一次，她蹑手蹑脚地走进餐厅，却发现那里空无一人，吃了一半的食物还在桌上摆着，看上去似乎用餐的人有急事所以突然站起来，椅子和盘子就被匆忙地推回原处。这孩子吃了些水果和饼干，又因为口干了喝了几乎满满一杯酒。酒很甜，她也不知道这酒有多烈。但没过多久，就感到昏昏欲睡，于是她回到育儿室，又把她自己锁起来。小屋不时发出的哭喊声和匆忙的脚步声让玛丽感到恐惧。在酒精的作用下，玛丽昏昏欲睡，几乎睁不开眼睛，然后就躺在床上，很快就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了。

在玛丽熟睡时，外面发生了许多事情，但她并没有被痛哭声和东西搬出搬进屋子的声音吵醒。

等醒来时，玛丽躺在床上盯着墙发呆。这所房子完完全全地静止了。她以前从来没发现过这座房子还有如此安静的时候，没有了

吵闹声，也没有了脚步声，玛丽想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人们都已经康复了，麻烦或许过去了吧。她也想知道奶妈死后，谁会来照顾她。可能会有个新的奶妈，有可能新奶妈会讲些新故事，玛丽对那些老生常谈的故事已经感到相当厌倦。她没有因为死了奶妈而哭鼻子。这孩子并不多愁善感，也从没关心过别人。霍乱爆发时，匆忙的嘈杂声和哭喊声把她吓坏了，她感到有些愤怒，为什么没什么人记得她还活着？当霍乱来袭时，人们好像都只关心自己，谁都惊慌失措，以至于没人能想起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小家伙。但要是人们都康复了，肯定有人能想起她，肯定会有人来找她的。

但是没有人来，玛丽躺在房子里等待着，那里似乎越发安静。她听见席子上有沙沙声，顺着声音的方向，她看到一条小蛇正在缓缓爬行，两只小眼睛好像宝石，紧盯着她。玛丽并不害怕，因为它只是个无害的小家伙，小到伤害不了她，而且它正飞快地爬出屋子。玛丽看着它从门缝里钻出去。

“真奇怪，怎么这么安静。”她说道。“听上去好像这屋子里只有我和这条蛇。”

可就在下一分钟，玛丽听见院子里传来了脚步声，然后这声音又移到了阳台。这是男人的脚步声，接着这些人走进屋里，低声地交谈。没有人迎接他们或是和他们说话，听上去他们好像正打开一扇扇房门朝里看。

“太惨了！”玛丽听到一个声音说。“那个美人，那个漂亮的女人！我想她的孩子一定也很漂亮。我听说这儿有个孩子，可是没人见过她。”

几分钟后，他们打开了育儿室的门，玛丽就站在屋子正中间。因为饥饿和冷落，她感到很丢脸，所以皱着眉头，看上去就像个面貌丑陋、脾气暴躁的小家伙。进来的第一个男人，她曾见他和自己父亲交谈过，是位高大的军官。他看起来疲惫不堪，但当他看见玛丽时，竟显得如此震惊，甚至都要往回跳一步。

“巴尼！”他大叫道。“这儿有个孩子！一个孤零零的孩子！在这

种地方！老天爷，她是谁！”

“我是玛丽·雷诺克斯，”小女孩说道，僵硬地挪了几步。这个男人竟然把他父亲的屋子称作“这种地方！”她觉得他很粗鲁。

“其他人得霍乱的时候我正好睡着了，我刚醒来。为什么没有人来？”

“她就是那个没人见过的孩子！”这个男人回过头，对他同伴惊叫起来。“她确实是被遗忘了！”

“为什么我被忘了？”玛丽跺着脚说。“为什么没人来？”

这个叫巴尼的年轻人很难过地看着她。玛丽甚至觉得他在眨着眼睛，想把泪水挤走。

“可怜的孩子！”他说道。“这里没有人生还，也没人会来了。”

玛丽意识到她的父母在突然之间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他们在夜里死去，然后被抬走，剩下几个没死的仆人也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这座房子。他们中谁也不记得玛丽，因此，这个地方会如此安静。这座房子里除了玛丽和那条发出沙沙响声的小蛇外，真的再也没有其他人了。

第二章 玛丽小姐真霸道

以前，玛丽一直喜欢远远地看着妈妈，觉得她很漂亮，但玛丽对她了解实在太少，所以当她去世后，玛丽也没想过会去爱她，思念她。她压根儿都没想念过妈妈。事实上，玛丽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从小到大，她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如果玛丽再长大些，被孤零零地遗弃在世上，或许她会为此感到烦恼。但是她还太小，又一直有人照顾，所以她就觉得会有人一直照顾她。她脑子里想的只是她会不会得到好心人照料，有没有人会像奶妈和其他仆人那样对她百依百顺。

起先她被带到一个英国牧师家，但她知道自己不会在这儿待太久，她也不想在这儿多待。英国牧师家里很穷，有五个孩子。他们都差不多大，衣衫褴褛，经常吵架，还互相抢玩具。玛丽厌恶他们乱七八糟的小屋，他们也从头一两天就开始讨厌玛丽，而且从不和她一起玩。第二天，他们还给玛丽起了一个绰号，这让玛丽非常恼火。

最先想出绰号的是巴兹尔。巴兹尔长着一双滴溜乱转的蓝眼睛，鼻子翘翘的，玛丽很讨厌他。一天，玛丽在一棵树下独自玩耍，就和霍乱爆发的那天一样。她把土堆在一起，建造一条通往花园的走道，巴兹尔走过来，站在一旁看她玩。过了会儿，他觉得这很有意思，便突然提了个建议。

“你为什么不放一堆石头在那儿当假山？”他说道。“就在中间那地方。”他弯下腰指给玛丽看。

“滚开！”玛丽大声叫道。“我不跟臭小子玩。快滚开！”

巴兹尔怒火中烧了好一会儿，接着便开始捉弄玛丽。平时他也

总是捉弄自己的姐妹。他在玛丽周围跳来跳去，做着鬼脸一边唱一边笑。

玛丽小姐，真霸道，
你的花园好不好？
银色铃铛，海扇贝，
金盏花儿，多繁茂。

他不停地唱啊唱，直到别的孩子听到了也哈哈大笑。玛丽越生气，他们就越起劲儿地唱“玛丽小姐，真霸道”，从那以后，只要玛丽和他们待在一起，他们之间一提到玛丽，就叫她是“玛丽小姐真霸道”，即便和玛丽说话时，也常这么叫。

“你就要被送回家了，”巴兹尔对她说，“就是这个周末，我们可高兴啦。”

“我也很高兴，”玛丽回复道。“家在哪儿？”

“她不知道家在哪里！”巴兹尔说，带着七龄童蔑视的神情。“当然是在英国。我们祖母住在那儿，我们的姐姐梅布尔去年被送到那里去了。但你不是去祖母家，你没有祖母。你要去你姑父家。他叫阿奇博尔德·克雷文。”

“我根本不认识他，”玛丽厉声说道。

“我知道你不认识，”巴兹尔回答。“你什么也不知道，黄毛丫头老是这样。我听爸爸妈妈说到过他。他住在乡下，一座很大很空的老房子里，谁都不愿接近他。他的脾气也很坏，不许别人靠近他，就算他同意了，也没人肯去他的房子。他还是个驼背，反正挺吓人的。”

“我才不信你呢，”玛丽说着转过身去，用手堵住耳朵，她再也不想听下去了。

但后来这事情让她想了很久。那天晚上，克劳福太太告诉玛丽，几天以后，她就要乘船去英国，去她姑夫阿奇博尔特·克雷文的米瑟斯韦特庄园里住。玛丽无动于衷，像块石头那样执拗地一言不发，牧

师两口子也拿她没有办法。他们想对玛丽亲热些，当克劳福太太想亲亲她时，她只是把脸扭到一边，当克劳福先生轻轻拍打她肩膀时，她僵硬得一动不动。

“她真是个无趣的孩子，”后来克劳福太太惋惜地说。“她妈妈那么漂亮，举止优雅。可玛丽却是我见过的最不讨人喜欢的孩子。那群孩子老是说，‘玛丽小姐真霸道，’虽然有些顽皮，但还真有点道理。”

“要是她母亲把漂亮的脸蛋和优雅的举止多带点到育儿室的话，玛丽就可能稍微懂点礼貌了。可惜啊，现在那个可怜的美人已经死了，而且有许多人压根儿不知道她还有个孩子。”

“我相信她母亲很少去看玛丽，”克劳福太太叹了口气，“当玛丽的奶妈死了以后，就没人再想到这个小家伙了。想想看，仆人都逃跑了，就留她一个人在荒废的屋子里。麦克格鲁上校说他打开门时，发现玛丽竟独自一人站在屋子中间，他简直吓得灵魂出窍。”

在一位军官妻子的照看下，玛丽长途航行回到了英国。那位太太正要把她的孩子送到一所寄宿制学校上学。她的全部心思都在自己那对幼小的儿女身上，所以，当她把玛丽转交给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先生派到伦敦来接玛丽的妇人时，显得相当高兴。那位妇人叫梅德罗克太太，是米瑟斯韦特庄园的管家。她是个结实的妇女，有通红的脸颊和锐利的黑眼睛。她穿着深紫色的连衣裙，黑色的丝质斗篷上镶着乌黑的流苏，戴一顶黑色的女帽，上面有紫色的丝绒花朵，当她转头的时候，它们就不停地颤动。玛丽一点儿都不喜欢她，不过这也很正常，玛丽很少会喜欢谁。再说，很显然，梅德罗克太太也不太在乎玛丽。

“我的天！她真是个不起眼儿的小家伙！”她说道。“我们听说她妈妈是个大美人儿。看来她没有把美丽遗传给这个小家伙，不是吗，夫人？”

“也许长大些就好看了，”那位军官的妻子和善地说。“如果她气色好点，表情活泼点的话——其实她的五官还不错。女大十八变嘛。”

“那她也得变很多才行，”梅德罗克太太回答道。“不过，米瑟斯

韦特这地方也不会把小孩子变得多好看——我照直了说。”

这两人觉得玛丽听不到她们的谈话，因为她站在两位太太就要去的旅馆窗户边，离她们还有段距离。玛丽虽然看着来来往往的公共马车、出租车和行人，但她们的谈话也听得一清二楚，并且开始对姑夫和他住的地方产生了好奇。那地方什么样，姑父这人怎么样？驼背是什么样子？她没见过驼背。也许印度没有驼背。

自从玛丽住到别人的房子里，没了奶妈，她就开始感到孤独，也冒出了很多新的怪念头。她想知道为什么自己好像从没属于过任何人，哪怕在她爸爸妈妈活着的时候。别的孩子好像都属于爸爸妈妈，但她从没有真的感到是谁的小女孩儿。她曾有过仆人，饭食和衣服，但从没有人注意过她。她不知道这是因为自己不讨人喜欢，不过那时她并没意识到这一点。她只是经常觉得别人讨厌，却从来不知道自己也是招人烦的。

玛丽觉得梅德罗克太太是她见过最别扭的人，她的脸色很深，很俗气，精细的帽子也显得很俗气。第二天，当他们出发去约克郡时，玛丽从火车站走向列车车厢时，她尽可能地仰起头，离梅德罗克太太越远越好，她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是和那女人是一起的。一想到别人可能把自己当成梅德罗克太太的女儿时，玛丽就很生气。

但梅德罗克太太压根儿都没在意玛丽的想法。她是那种“绝不容忍小孩子胡闹”的女人。至少，别人问起她来，她会这么讲的。她本不想来伦敦，因为这时候她姐姐玛丽亚的女儿要结婚了，但是米瑟斯韦特庄园管家这份工作实在太舒服了，薪水又高，要想保住这份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答应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先生的吩咐。她甚至连一个问题都没敢问。

“雷诺克斯上尉和他的妻子得霍乱去世了，”克雷文先生用他一贯简短、冷酷的语气说道。“雷诺克斯上尉是我妻子的弟弟，所以我是她们女儿的监护人，要把那孩子接过来。你必须去趟伦敦，亲自带她回来。”

于是梅德罗克太太收拾好她的小衣箱，踏上旅途。